

41
1
30

語字板史記

列傳

百二
百六

張書列傳三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

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

十三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

居以訾為騎郎 蘇林曰霍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

侍郎○索隱曰訾音子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產不遂欲

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者贈奇
氏董林爵伯
日 月九年二四
館書圖塾義應慶

釋之補謁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

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

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索隱曰樂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

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

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

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

正義

日求上問上林尉

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

三百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

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

從旁代尉

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

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日才無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

兩人言事會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

白音牒○索隱曰漢書利口捷給哉且彘以

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

徒文具耳索隱曰索謂空具無惻隱之實以

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

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

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齋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

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

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輶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

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

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

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

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頃之至中即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

前陳ハシ也

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車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使慎夫人從上指志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

依咏○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

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擲正義曰顏師

京師北山今用紵絮徐廣曰

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斷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斷音側略

反絮音女居反案斷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

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銅南山猶

有邾張晏曰銅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

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埤擲至今猶然故秦

本紀云作阿房作廳山發北山石擲乃寫是

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擲取其精罕釋之荅

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擲有何憂

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銅南山猶為人

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

失其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擲又何戚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

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

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

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

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

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

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

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罪奏文當所應郡國獄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者也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

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

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
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
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
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
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
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
一作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然以
止也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

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
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
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杯者埽
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
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陛下何以加其
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

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問漢書作啓
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
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

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謂帝為太子時與梁

奏効故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

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

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韞解正義曰上萬

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韞索隱曰結音釋之

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韞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

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

聊辱廷尉使跪結韞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

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

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

張擊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

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

或曰以至孝聞○索隱

日案謂為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

即署之長謂文帝乘輦過

署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

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自從也帝詢唐何

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

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張曼曰每食念監所父知之

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

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

士將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

○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

皆官師貫達云百人為善李牧臣父故為代

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如淳曰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

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彦云人臣進對前稱主

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

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陛下雖得廉頗李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

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

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

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

殺北地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索上以

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

將也。跪而推轂曰。閫自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

曰閫。索隱曰。振音其月反。正義曰。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閫

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

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

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

日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毅騎萬三千。毅音構。毅騎張

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

擾漢書作覆

索隱曰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小爾雅是以此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廣一作澹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檻音方反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樂霸索隱曰樂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索音郭之倡也正義曰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索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泉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是

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

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

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

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

久之家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

手也

今者實也

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
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五之符約節度也
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
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
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
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崔
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
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一
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
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
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

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

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臣誠愚觸

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

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七年景帝立以

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

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

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其子意馮公

之論將率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

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扁廟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張一作辨

季馮公近之矣

北索隱述贊曰

首張季未偶不見識表蓋其太子懼法由

賊盜嗇夫無狀且驚馬罰金盜環悟上

知季馮公白首有味哉論將各因對李齊

其恭收功魏尚何有樓口

內都會平十五歲小史對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東史記一百二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名奮其父

趙人也正義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

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

願盡力於是高祖名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

涓正義曰願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受書

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

名其里為戚里長安也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

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

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

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

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徙

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

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次子慶皆以

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

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

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

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

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

日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

日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

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閑

燕之時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音灼曰訢

欣字韋昭曰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

即中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官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

也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

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

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

沐歸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

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

非正堂也小顏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

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廁踰蒸垣短版也音佳

側浣滌也一讀踰為寶寶音豆言建又自洗

蕩廁寶廁寶馮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憾窬

藝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

周官檝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

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
之廁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俟窬廁
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
中裙近身衣也徐廣曰踰短板以築廁墻未
知其義何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
從恐非也

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入恣言極切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
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
顏云陵里名在茂陵非長安
之麻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
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
里十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
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
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

及諸子弟八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
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
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
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
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
作馬字
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
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跡為四足凡五
上謹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
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

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高

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

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

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

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案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

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

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

多事天子巡守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

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

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

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

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

服虔曰音不能朕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

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

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

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

相勲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

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

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

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

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

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以書讓慶慶甚

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

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

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

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

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

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益下蓋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界也衛綰者代

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汶

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綰以戲車

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趨乘也如淳曰櫟機轆也櫟音歷謂起踰之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

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

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

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

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讓也不譙呵者言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

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

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

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

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

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

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杖多數移易貨換之也○

索隱曰施音亦移易音亦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索隱曰案

未嘗服也即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索隱曰案

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

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

及諸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

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

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

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

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

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

歸而使邳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

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

夫五歲代桃侯舍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昨

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

所奏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

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

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

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

其後縮季子信代坐耐金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直

不疑者南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

與雋不為即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

舍即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索隱曰謂

將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

而前即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

人作之

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

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

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不疑聞

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

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

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臣乃封不疑為塞侯

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過免不疑學

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

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

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

城宛州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

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

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

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此

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泚利○索隱曰

期送書作故

案其解二亦各有理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

重不泄其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其人又常衣敝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

服是以得幸入卧内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

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

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是以

下溼故得以入其卧内也後宮比官者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

可祕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

家家徒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
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
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
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

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

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駮也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徐廣曰張說起

於方輿錄從高祖之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

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

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

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

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

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

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

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

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

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

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

李元

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
孫咸至大官矣不復出不再出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

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

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

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補為長者是微巧

也而周文處調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其類反時為二千石景帝封之微

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即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内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

汚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在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子君子譏之為其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
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殊蓋無先此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即中數馬真不疑不好立名稱為長者

內史匍匐

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太史公贊曰君子欲訥於言敏於行乃

俱嗣芳躅以治刑名書事太子張歐位面對萬石建陵張叔俱嗣仲尼芳躅之義也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石建為郎中令奏書誤書馬字

以治刑名書事太子張歐位面對

太史公贊曰君子欲訥於言敏於行乃石建陵張叔之謂邪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史記' and '萬石']

漢書列傳卷七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

臣公既

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

後正義樂姓巨公名叔為人刻廉

自喜喜游諸公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文人行也

趙人舉

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

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也

漢七年

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
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
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也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
謂也流於戶外是之謂也蟲直隆反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
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義不倍德率私相
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月漢下詔

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
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稱
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
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
上盡名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
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孟舒及狀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高祖也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音百人。長者固殺入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

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救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

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
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
何也叔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
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
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
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
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怒

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
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使相償之相曰王
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
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
共王景帝子都兖州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
曲阜縣故魯城中
云矚相圃在兖州曲阜縣南禮記王輒休相
云孔子射於矚相之圃觀者如堵
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

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

官率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

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

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

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

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

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

都尉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

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

事正義曰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

司直秩比二千石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

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

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正義曰今定州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

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

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即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

相善，任安，棗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

長安，猶衛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

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

隸於武功，猶今附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

然也。占音之豔反。谷口，蜀剡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

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蓋屋縣西南二十里。

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

小魚，豪易得。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

高名者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

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

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

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

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

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舉為親民出為

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

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

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

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

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

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

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從此兩人

過平陽佳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

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

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即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
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
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
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
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
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

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

五后反

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

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

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

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

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

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

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鞅於讓友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
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
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
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
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
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
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
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
百石負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

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

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

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

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

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

正義曰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

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

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滕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

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名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才奢反佯謂詐受節也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

也其甲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全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十四

田叔者齊人也 齊宣王時 田叔為相 齊宣王嘗曰 田叔何如 田叔曰 臣聞 賢者以道自見 不肖者以力自取 臣聞 賢者以道自見 不肖者以力自取 臣聞 賢者以道自見 不肖者以力自取

田叔者齊人也 齊宣王時 田叔為相 齊宣王嘗曰 田叔何如 田叔曰 臣聞 賢者以道自見 不肖者以力自取 臣聞 賢者以道自見 不肖者以力自取 臣聞 賢者以道自見 不肖者以力自取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助云擊方宜與日者龜筮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筮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改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扁鵲之後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

又家於虜國因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命之曰盧醫也

今屬河間○索隱曰案姓秦氏名越人少時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舍客長桑君過也○正義曰適音戈扁鵲獨

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

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

旨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

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

露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乃悉取其禁方

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

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
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
牆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
日五藏謂心肺脾胃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
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
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
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瀰結中部者緹結三
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時以診脈為名
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為醫或在
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

家叙此事亦諸大夫疆而公族弱趙簡子為

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

日不知人所記異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

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

云色麗脈亂故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

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案

大夫公孫支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眇以久

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帝
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
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
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
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
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
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接我帝
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
幽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
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
也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
詳○正義曰羆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
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鄆邑七十三

是也賈逵云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
月阜日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
而蔽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
萬畝其後扁鵲過號正義曰陝州城古號國
陽故城古號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
古東號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號至此並
滅號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云號是晉獻所
也號太子死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
有號則此云號太子非也然案號後扁鵲至
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
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
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既反喜好也愛
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

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
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今三五暴發於外則為中
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立厥
云蹙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
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棺斂謂其死未能半日
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
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

飲呼臨
呼其也
欲也

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

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

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治病不以湯液醴

灑正義曰上音鏡石橋引案抗毒熨索隱曰

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

夫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枕音玩亦謂按摩

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一撥見病之應

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反○正義曰八

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

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

胃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

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

原出于合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

皆以輪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

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

隱曰搦音女角瓜幕正義曰以瓜湔澣正義

反揲荒膏荒也瓜幕次其闌幕也湔澣正義

子錢反下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

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

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

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

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正義曰黃帝素問云

六脉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脉之望

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揚玄操云切按也

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脉當弦急面色赤

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

呼者肝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呼

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

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

陰俞在陽揚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

故云募皆在陰皆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

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俞在背

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

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

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

應見不可曲言病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

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音漲循其兩股以

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

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

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

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

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

云已是偏遠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

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

索隱曰上音皮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

力反下音億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

○索隱曰潛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忽忽承

眖索隱曰者接眖即睫也承悲不能自止容

貌變更痛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

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脉居

陰中是陽乘陰也脉雖時沉瀯而短此謂陽

中伏陰也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是陰乘陽

也脉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續緣謂脉纏繞胃也素問云中經維絡徐廣

延緣落絡脉也恐非此義也一作結○索隱曰續音直延反○正義曰八

十一難云十二經脉十五絡脉陽維陰維之

脉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

焦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也中

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

脈下遂難反陰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十八

太倉藏會季脊筋會陽陵泉髓會絕腎血會

萬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

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

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

九反素問云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

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

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郎以陰

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屬中之

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

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

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

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拙者疑殆扁鵲乃使

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

痛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

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大陰少

謂百會胃會聽會氣會臍會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齋和煮之

以更正義曰熨兩脅下索隱曰案言五分

之氣入五分也八藏之齊者謂藥之齊太子

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

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

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

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扁鵲過齊齊桓侯

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

此趙簡子八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

謂皮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

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復五

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

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

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

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
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
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嗣謂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
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厭
厭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

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
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
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
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
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
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
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
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

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

意

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

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

淳于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

元里公乘陽慶

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

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

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

正義曰八十一難經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者也其面色與

相應已見於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

精其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

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

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

罪當傳西之長安

索隱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

意有五

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

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索隱曰緹音啼縈音紆營

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
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
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
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
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
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
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
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
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逆長安城自恨身無
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

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
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
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
樂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
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
有皆安受學受學樂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
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
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得見師臨
年二十六

留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
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
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
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
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
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
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脉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脉凡此八者皆不

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脉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六卷詳慎術揆度陰陽分變藥論石云咳軍中約也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入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

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正義

曰上於恭反後八日嘔膿。正義曰死成之病。女東反

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

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而靜。

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

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

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

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

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

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代

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

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

脈當見八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

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

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

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

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

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經主病和者其病

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癆腫八日嘔膿死者
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
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
熱而膿末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日一
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
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
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
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
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
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

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
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
腹至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
界而癆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
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
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名臣意診切其脈
告曰氣鬲病病使入煩滿食不下時嘔沫病
得之少憂數忤食飲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

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
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
其脉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
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
至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重
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過者盪也謂病
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中官
在中部揚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
至帶肓為中焦也故煩瀛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

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

病得之憂也

齊即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

臣意診之曰湧病也索隱曰湧音勇字病音

云病音令人不得前後溲索隱曰溲音所留

仙字後溲大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義正

便也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

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

右口氣急

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

脈無五藏氣右口

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

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

故曰湧疝熱故溺赤也

正義曰上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

氣也然暑汗脈少表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

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

正義曰唯然惟笑反

往

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

正義曰莒密州縣

陽周水

而莒橋梁頰壞信則孽

正義曰孽音

車轅未欲渡也

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樂死吏即來救信出

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

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

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

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

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

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

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黽在太陰脈口而希

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未治一時

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索隱

曰痺病也音宣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早也脬亦作胞脬也言風痺

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

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

流汗出滌索隱曰劉氏音巡滌者去衣而汗晞也所

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

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深

一作沉王叔和脈經云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

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病主在腎腎切之

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

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

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

財物共養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

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

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用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

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此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沈而滑名平脈也此

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

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不平者血不居

其處代者時參擊並互乍躁乍大也此兩絡

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

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

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

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

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

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

徐廣曰一作最

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

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

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盡即死矣卦筮卦書大醫少微論云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正義曰少音武妙反王叔和脈經云

脈急病癥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癥也索隱曰劉氏音

少腹痛也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癥痛臣意

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

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

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

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合也是脾

氣也正義曰卒音慈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

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癥氣也以次

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

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如法不

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

陰搏洩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

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

啞輒出之是風疾洞迴風者飲食下噎音益

下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

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

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

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後十

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

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

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

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

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

日一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

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

也 索隱曰澆音士咸反 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內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蓋女奴 一作奴 正義命

也 婦名 衆醫皆以為風入中 病主在肺 徐廣曰一作肝

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病客於

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

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

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

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陰之脈 脈來難者病氣之客

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

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

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疔即不遺溺而

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

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 索隱曰案是王之姊妹也 正義

日服虔云乳母也也辭茲已者也自言足熱而憊也臣意告曰熱

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

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病得之飲酒

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

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

勞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

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 徃年市之民所

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

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

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

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

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

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

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齋中大夫病齧齒正義曰上丘并反釋名云齧朽也蟲齧之缺行也

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脉即為苦參湯日嗽三
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
不嗽

蓄川王義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來

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藶正義曰浪藥一撮

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臣意復診其

脈而脉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

血血如豆比五六枝索隱曰比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闥門

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

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

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

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

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

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闥門外平

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

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
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
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
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
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
蛭虫也
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
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
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
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
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
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名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
反蹶逆氣上
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
臣
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
附又音撫刺足陽明
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

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名臣意諸

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

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

又不得小便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

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

也溺腎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

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

日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

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

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

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

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上者枯

四分所故以往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

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

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
竄以藥索隱曰謂以燻燻之旋下病已病得
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
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
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
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衆醫皆以
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

日蟻音饒○索隱曰音蟻積舊蟻瘕為病腹

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

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

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篤不數化

為蠱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

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

九分也其尺索刺羸而毛羨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

○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

七賜反羸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

二七八

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螭首言髮如蟻蠟事蓋近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

曰索隱曰索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官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

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

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

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

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

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

病順故不死齊中即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

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

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
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
散數道至而不_レ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
馬者切之得_レ蕃陰脈索隱曰蕃音步遠反蕃陰脈入虛
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
中_レ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
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
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

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
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
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
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
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
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
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

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

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

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

一作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

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

外者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

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診

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

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

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俞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

房上骨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

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

帝十六年為齊王即眾醫皆以為蹶臣意診

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

見世家廿二

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
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
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
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
臣意謂之病苦脊風索隱曰脊音徒台反風病之名也三歲
四支不能自用使入瘖徐廣曰一作脊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
失瘖也讀如音又作瘖瘖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者也瘖即死今聞
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

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
法奇咳言曰截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切之
得腎反肺徐廣曰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也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
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下音色牡疝在蘭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
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
處後蹴踠徐廣曰一作塌○正義曰上千要六反也下九六反謂打卷也

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

日夕死也索隱曰案旦日明日死也即死病得之內

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義曰脈病之名曰

番陽者以言其陽脈之翻入虛裏者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

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病也臣意曰他所

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

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

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

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

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

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

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

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

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

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

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

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
期病決死生不或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
喜怒不節不或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
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
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
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
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
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

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故

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不脩家生出行

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久

矣見事數師正義曰上悉受其要事盡其方

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候候入

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

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

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

大董

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
作董○索隱曰董音謹

文王年未滿二

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此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
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
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
良臣意聞留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入方書臣意即往謁之
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
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
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

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
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
孫光間處正義曰上音臣意深論方見言百
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
善者皆疏同產處臨留善為方吾索隱曰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
索隱曰索年中謂中年時也揚中倩不肯隱索

日倩音七見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

徐廣曰胥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

猶言頹也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般來獻馬因師光

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般善光又屬意於般

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公必謹遇之其人

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即為書以意屬

揚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

方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

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歲餘濟北王

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

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脉往

結也當論俞正義曰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

逆順以宜鏡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

太倉馬長馮信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

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

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
臨留名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
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
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
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
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義惡居官見妬士無賢不肖

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
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
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
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入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侯趙簡

知夢釣天

入言占虢嗣

尸蹶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

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

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小腸也小腸大二

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

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而傳入於大

腸也腸四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

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

水何毫

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

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

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

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

官三千六百八人又云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

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以識纖

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者人真元之身脾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為帝王身之王

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

裏血温五藏主藏榮脾裨也在胃之下助胃氣主化穀其神云元王

女子丹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

八葉主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鬱

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腎有兩枚

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

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

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

其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

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

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

大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

半徑八分分之少半左廻疊積十六曲盛穀

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

牽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

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

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以其迴曲

者使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

合膀胱橫也膀胱廣也體短而橫廣又口廣二寸

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

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

也言可舒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

尺六寸咽門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喉嚨重

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

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

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感

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

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門也

似車釘故曰釘門即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

長五尺五六合三文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手

三陰之脉從手至胃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

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

噦

長壽作

四十一

史記卷四十五

四十一

故云三六一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
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足三
陰之脈從足至胃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
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陰故云
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人兩
上今言至胃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也人兩
足躄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
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

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
數也督脈起於腦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
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
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為二十四并督任
兩躄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
長十六丈二尺營衛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
行周此數則一度也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
凶者十二經有病皆見寸口知其何經人一
之動浮沉滑瀯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
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
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
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

三寸二十七氣皆透 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
上下行無有息時
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
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周
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
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 人一息行六寸百
息六丈千息六十
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脉
出行二十五度陰脉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
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益行周畢度數也
脉行身畢即漏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盡
天明日出東方脉還得寸口當更始也肺氣通
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

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
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
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
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
不和則留為癰也

師說曰扁鵲倉公重
扁鵲傳時屋上有
於忌諱不傳訓欵
策偶先儒雖不加點為備遺忘切句耳
或本端書云此卷林有忌諱不傳又曰或云察試時讀
稱唯之者弥成恐且不讀之云云 予案此事不然但知醫道事仍難義不通之事旁多行事
案疑疑降 扁鵲傳不入被書疑若不訓說年久欵至于目者入吏疑降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味限聞正音美正瀛不味限以窻不處六旅
虛假亦舌舌味限味正來美骨康戲然再耳
味白黑矣朝康戲亦口口味限味康來矣以
味豈鼻味四味與香矣報康戲亦耳目味限

漢書列傳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會史記一百六十五

會西會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
逆亂萌心取汗朝典豈可謂非青

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
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

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
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

其共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
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濞高帝兄劉仲之子

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

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

走維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

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郟陽侯索隱曰地理志

馮翊縣名在郟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高帝

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

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

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

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蕪縣西會音古允反甄音錘英布走荆王劉

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

徐廣曰十一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

帝名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

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西

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年有三年駟案應劭曰

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

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宿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

者所說高相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

事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潁頌首曰

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

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豫章郡

隱曰按章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

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

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河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

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此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

民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

賦於孝文時具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具太子

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具太子師傅皆楚

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具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

歸葬至具具王愠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

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

葬具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

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驕問實不病請吳使

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入

為秋請也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

侯朝聘也如淳曰渾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

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

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

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

也禮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

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

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

日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今王始詐病及

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覺見責急愈益閉忍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

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

而賜具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

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

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率踐更輒與平賈

漢書齊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

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在者其庸隨

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

錢借民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

訟
頌
作

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價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雖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贖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戌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戌也。雖丞相子亦在戌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戌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戌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繇，乃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戌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鞠案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

故
與
義
也

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數上書訟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

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

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

鼂
王

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

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

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

即山山名又黃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

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

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錯因言

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度日

喪次而私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

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

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膠西王卬以賣爵有

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

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

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為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

誑膠西王索隱曰誑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

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

誑李作批
ソラス
ソラス

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
好小善聽諛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
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卑語有之詆
糠及米索隱曰案言紙糠盡則至吳與膠西
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
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
以自白今魯君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
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華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

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
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
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翟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翟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翟遠視貌音九縛反
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榮惑天子侵奪諸
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

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
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故
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
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
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敷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湏大王
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
亦可乎？王曰：善。萬歸報具王，具王猶恐其不

不身
不果

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
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
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
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
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
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
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
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具會稽

約

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
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
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
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
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
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
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
日吳王封吳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
四十二年矣

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
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
王劉賈都吳吳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
王移廣陵也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
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
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嗣案如
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幸
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

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

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

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正義曰誅音挂

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

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

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

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

諸

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

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

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

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

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

告越如淳曰告東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

曰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

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

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

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在原

州平涼走長安臣正太子以安高廟願王勉

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十餘年怨

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

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代

舉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敵國雖貧寡人

節衣食之用積金錢備兵革聚穀食夜以繼

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

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

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

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

其以軍若城邑降者率萬人邑萬戶如得大

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

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

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廣之常法其有故爵

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
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徃徃而有非必取
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
人寡人且徃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
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
徃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
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
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蓋時家

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築軍食上問
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
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
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傑
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幾乎何以言
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
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
為義不及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

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殺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

案注作德侯廣律
名廣其父名廣案
皆廣字誤也

然李在縛

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曰：今盎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意。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

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表
 盜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
 尚何誰拜不肯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
 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
 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
 會其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
 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及見劇孟又
 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

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
 尉曰策安出客曰具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
 輕正義曰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具必盡銳攻之將軍
 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
 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
 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

曹州城武縣東也

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籍入籍入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兵步兵利險漢多車

少年推鋒可耳
以書為侯書每之
司二字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穀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

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之。弗任。周立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立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今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立一夜得三

陽城 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

蕩城 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

萬人使入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兵十餘萬。破蕩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其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

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稱

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

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趙王戊趙王遂

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

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

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

古曰御物者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朕避正殿將

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

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

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

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

曰在宋州寧陵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

要上腰

重定無道

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
 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
 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
 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茅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
 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張羽尚系也乃得頗敗吳兵
 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
 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其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

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
 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
 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
 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
 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
 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
 利啗東越韋昭曰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即使人殺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
 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
 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

王濬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磧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家在縣北其處名為相盛其頭馳德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濬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

隱曰張勃云吳王濬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

華子駒亡走閩越月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

潰徃徃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

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

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

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

來

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勝乃逃

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

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韓遣王書曰奉

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

何處頽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

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

窮國敢請道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

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

膠西表

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王曰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國云自殺

元王者高帝弟也

南王非者景帝子王之中也

除納于漢郡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趙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具故地為江都王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具由父代王被省封舒陽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士省封舒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

山本乍疑

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搏是爭技也卒亡

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鼎錯為國遠慮禍

及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

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外豈盎錯邪

首索隱述贊曰

妹齊具趙輕悍如王濞倍德王富因採山王

劉豐成提局東驕矜携貳而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月其子與命其就...
 其亦...
 天...
 不...
 吳王...
 卒...
 嬰...
 天...

卒項奔共
 嬰命嬰刻
 龍精未塞
 天多斷斷

